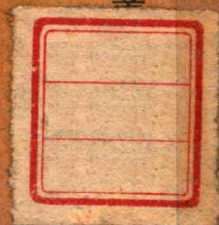


老战士

周潔夫著

文學戰線創作業



東北書店印行

書叢作創線戰學文

士 戰 老

著 夫 潔 周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目 錄

老戰士	(一)
送俘虜	(一五)
槍	(二六)
好兄弟	(三〇)
變化	(四八)
平常的故事	(六五)

老戰士

周潔夫

一

孟連長全身縮在日本大衣裏，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夾住下巴，右手食指在一張四開報上往下移動，逐字逐字的唸着：『進犯蔣軍受創潰退，遺屍五十餘具……』他輕蔑地笑出聲來：『這些送死鬼！』這時門輕輕推開，通訊員跨進門限，用剛發育的嘎聲說：『報告連長！有個老頭兒要見你。』

『請他進來。』孟連長的左手從下巴移到桌沿，站起來，把滑到肩上的日本大衣拉上，來回踱着步子。他想：『一定又是來慰勞部隊的。』他在八步長的房子裏踱了兩轉，當他第三次背向着門的時候，一聲非常熟悉的蒼洪的『敬禮！』使他猛地轉過身子，他疾速地奔過去，一下握住來人的雙手：『呵，劉長勇！』

『連長！』劉長勇半仰着頭，眼睛停在比他高半個頭的孟連長的臉上：『你黑了！瘦了！』

『幾個月來儘走路呵！』孟連長掐了掐手指：『咱們有半年沒見了。是不是？』

劉長勇點了點頭。卸下背上的藍布包裹，投到鋪着日本軍毯的炕上，就在包裹旁邊坐下，把戴着圓氈帽的頭伸向前面，高聲大氣地說：『前天我遇到一個熟人，他是在這一帶做買賣的。他說，李家村上住着一連八路軍，連長姓孟，對老百姓有說有笑，可是個好脾氣。我就問他長得怎麼個模樣？他

說，大高個兒，瞎了一隻眼。好啦，他這麼一說我就猜準定歸是你啦，天下姓孟的又瞎了一隻眼的連長可不多啊！今天一大早我一撒腿就跑來了，一氣跑了四十多里地。」

『難得你老遠跑來看我。來了就好好玩一玩，歇一兩天再走。』

劉長勇忽然呵呵大笑，笑得眼睛的皺紋都擠在一起。他亮着嗓子說：『連長，我不回去了！』

孟連長詫異地盯着劉長勇發紅的臉。

『連長，你記不記得我講過的話？』

孟連長顯然更迷惑了，咬着下唇，眉間現出兩條短槽。

『今年四月間，你和指導員再三勸我復員，說是和平啦，咱們要遵守——遵守什麼個鬼方案。那時節我看你們攪得急，要留也留不下，就應承下了。臨走前一天，我想着不好，要是國民黨要滑頭怎麼辦呢？我又跑到連部來問你們：「要是國民黨自己不裁兵，趁着咱們復員發大兵來打咱們怎麼辦？」你們說是大概不至於吧。我心裏總放不下，就說：「要是國民黨反動派要打內戰，我一定回到八路軍來！」就這句話，你忘了嗎？那時候你還點頭稱好呢。』

『哦！』孟連長的眉心解開了，他感慨地說：『那時候我們實在太老實了。』

『害得我閒了五六個月。』劉長勇氣憤憤地說。

孟連長却突然問：『你今年四十——？』

『四十二。』

『是呀，四十二怎麼還能扛槍！』

『我離開部隊的時候也是四十二呀，一歲也不短。』

孟連長背靠桌沿，望了一回劉長勇背後的牆壁，然後搖搖頭說：『你還是回家吧！』

『我回家作什麼？』劉長勇發急了，他攤開兩手，抖動着爬滿黑短髭的下巴：『我的孩子已經成了家，在區上當助理員，吃穿都由公家給。分到的七畝地人家給鋤了兩遍草——我去鋤人家還不讓，熱穗長得黃飽飽的。媳婦會紡綫，又會織布，吃穿全不愁，家裏安排得妥妥貼貼，用不着我這個老粗插手。現在反動派快打到家門前來了，離咱們家只有百來里地。孩子成天跑去跑來，徵草點糧，媳婦又做鞋子，又當宣傳員。他們小倆口兩片嘴會說，兩隻手能動。我呢？在家裏礙手礙腳的。下地吧，別人忙着打仗，我這個撈過七八年槍桿子的倒躲到地裏去，怎麼說也說不過去。再說，我是個特等射手，打仗也打了十來年，最精通的還算拿槍這一門，我不出陣去幹倒他幾個還幹啥？這回出來，我已經給孩子們說妥啦：要是我回不去，死了，他們就得多出一倍力，替我報仇，你看，我還能回家去嗎？』

孟連長想起了一件事，他大聲地說：『我忘了告訴你：我已經調開原先那個連了。班上的同志恐怕你一個也不認識。』

劉長勇起初怔了怔，但立刻恢復原來的神情，他執拗地說：『只要能扛槍桿子就行，熟人多不多我不在乎。』

孟連長再沒有什麼可說了。他沉吟了一會，從抽屜中抽出幾張油光紙，說：『好吧，我寫封信問問看。』

劉長勇站在旁邊，眼珠隨着筆尖上下溜走。等到一張紙被墨跡佔去了三分之一的時候，他想起一件事，急促地說：『我是個特等射手，你把這一點寫上。』

孟連長笑了笑，在紙上塗去了幾個字。當劉長勇認識的『手』字在紙上一出現，他才寬慰地呼出一口長氣。

二

劉長勇已經穿上軍衣，揹上大槍。雖然班上一個熟人也沒有，但不到兩天，他就跟他們搞熟了。現在劉長勇雖在隊伍裏，向他自己村子那個方向走去。星星在頭上閃爍，時而有一顆流星拖着長尾巴從高空墮下，消逝在低空中。風吹來有些冰人，搖得兩旁高粱沙沙發響。隊伍靜悄悄地移動着，背上的槍筒發出暗淡的閃光。

『老伯伯！坑！』

走在劉長勇前面的王海根回過頭叮嚀。他是新戰士，愛開愛唱，愛開玩笑。他只有十八歲，比劉長勇還要低一節子。在短短五天內，他對劉長勇已經換了三種稱呼：開頭叫名字；第三天改叫『劉老伯』；第四天索性叫『老伯伯』了。

『前面還有個大坑呢，小心把你埋進去。小老鼠！』劉長勇跨過坑，快樂地說。

『我跌進去馬上能够跳出來，你要跌進去呀，嘿，骨頭都跌碎啦。』

『別作聲！』

副班長在劉長勇的背後喝了一聲。

轉過一個山坡，劉長勇的眼前突然亮了。天空低處映着一片紅光，紅光處傳來急驟的鐵鏈落在砧上的脆音。

『到家了！那是吳老四和他的侄兒在打矛槍頭子的……』劉長勇的心頭跳起來：『他們睡着了沒有？該睡着了吧？不會，鳳兒恐怕還在納鞋底子的。……』

『誰？』遠處傳來一聲吆喝。『那是誰呢？好像是劉二貴的聲音，輪到他放哨，那是準不會出錯子的。』他想。劉長勇就在持着矛槍的劉二貴身邊過去了，沒有向他招呼。

隊伍走進了街口。當劉長勇走過第二條橫街的時候，他側轉頭望進去，街裏燈全熄了，只有幾隻狗在街上拖長聲音嚎叫。他辨不出哪一聲是他家裏的老花狗叫的。

『那麼他們睡着了。也該睡了，白天勞累了一天……』他在心裏說着，跳着的心慢慢的平靜了。於是他把肩上的三八大蓋往裏聳了聳，抵緊皮帶，眼望着王海根の後頸，走出村口。眼前又出現了一片黑暗，金屬的碰擊聲也越來越低微了。雖然他不願意回頭去望，但不知不覺的還是回頭望了兩次，而望到的只是映在空中的紅光。

『好好睡吧，我不會允許敵人來擾害的！』他第二次回頭向前的時候，喃喃地說。

隊伍又走過一個村子，風吹來更冰人了。劉長勇的左腿上起了一陣漲痛，腰部也逐漸往前傾斜，『見鬼，這還成！』他低聲咒罵着，挺直胸膛，打起精神，故意把左腿狠狠蹬着地面。但右腿也像有

什麼東西絆住了似地，越走越跨不開步子。

『跟上！』副班長的聲音又響了。劉長勇這才發覺王海根の後頸已經看不清了，他急忙小跑了幾步，追近了王海根，却忍不住喘了幾口氣。

走在王海根前面的孫鐵賓聽到喘氣的聲音，他站住了，退到一旁，拉住劉長勇的槍皮帶，想把它接過來：『讓我攆上！』他輕聲的說。在他說來即使是輕聲，但連隔了五個人的班長劉仁弟也聽見了。他說了一句：『輕些！』

一種受辱的感情從劉長勇的心底浮起，他想說『走你的吧！』但是他了解孫鐵賓是個直心漢，看不過就講，講了就完，待每個人總是誠心誠意，所以只說了句『我不累』，就把孫鐵賓扔在後邊了。

孫鐵賓只幾步就趕上了劉長勇，他又輕聲囑了一句：『累了就說啊！』

『加油！老伯伯！別掉隊！』王海根扭轉脖子，悄聲悄氣地說。

『走你的吧！』這回劉長勇大聲的說了出來。王海根伸了伸舌頭，回過頭不作聲了。劉長勇又懊悔起來，暗暗責備自己火氣太大：『這是自家人呀，小孩子家又不存什麼惡意。』他心裏一陣難過，莫名其妙地說了句：『喂，小老鼠，冷不冷？』

『背都濕透了呢！』王海根扭一下背脊，頑皮地說。

休息的口令終於從前面傳了下來。劉長勇坐倒地上，撫摩着大腿，隨後張開兩臂，讓腰部盡量彎倒。就在這時，遠處傳來第一聲的雞叫。

隊伍解散了。戰士們三個兩個地走着，低語着，風把腳步聲和低語聲淹沒了。

劉長勇低頭走着，覺得渾身燥熱，在他的耳朵裏，震響着孟連長的聲音：『大樹坡的老百姓剛從日本鬼子手裏解放出來，沒過上一年安樂生活，國民黨反動派又騎到他們頭上去了。逼着他們一天到晚搬石頭，搗木料，把莊稼全荒了……咱們這回一定要拿下碉堡，解救老百姓，……咱們要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！……』劉長勇的心猛烈地震跳了一下。

『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！』這是一句他最愛聽的話，也是一句他最愛說的話，每次一聽到這句話，總像有一股誘力似地引他奮發勃興。他唸着它，彎進一條小巷。一扇門砰地推開了，一個人閃出來，迎着他喊：『快一點！就等着你呢。』

桌子上點着一盞煤油燈，班長劉仁弟站在桌子和窗戶中間，從破窗紙鑽進的風吹起他露出帽沿的頭髮。同志們都坐在炕上，有兩三個人吸着草烟，烟氣把燈光遮得更暗淡了。劉長勇爬上炕，坐到炕角落裏。他摘下三八式，橫在膝蓋上，立刻又把槍往下移了移，讓槍托碰着炕席，就着燈光檢視烏亮的槍口。

『聽呵！亂動個什麼！』坐在炕沿的孫鐵賓把胳膊往後通了通，劉長勇這才把眼光移到油燈那邊。

『……咱們第五班担任主攻！』班長劉仁弟說了一句，靜默了。這是他常有的習慣：說一句，停一下，但每一句話都清楚沉着：『——這是個光榮的任務——大伙兒都要努一把力——把烏龜殼拿下來——捉幾個黃皮鬼子——繳上幾支美國槍——大家有信心沒有？』

『有！』炕上騷動了，有人往前面移，劉長勇給人影遮住了。

孫鐵賓跳下炕，轉過身對着大家，把燈光全遮暗了。他用打鑼似的聲音說：『我提出跟全班人比賽，看誰繳槍多！』

『好！』『我和你比！』『……』炕上有幾個人同時並起，聲音混成一片。半截烟頭飛到地上。劉長勇推開擋在面前的王海根，全身映在燈光裏，把三八大蓋往空中一舉，大聲地說：『還要不浪費子彈，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！』

『行！一槍打一個！』孫鐵賓抖一抖槍，側過臉：『班長！你作證人。』

班長劉仁弟繞着桌子走過來，說：『我要參加比賽，讓別人做證人吧。』

『我參加！』『我也參加！』『我向全班挑戰！』洪亮的，急促的，粗嘎而有力的聲音一個纏着一個。而窗外的風也吼嘯得更厲害了，好像有人用鞭梢猛擊着空氣。

班長劉仁弟眼睛發亮，他搖手止住了喧嚷：『好吧，大家都比賽，大家都做證人！——誰還有什麼意見？』

『我有——』劉長勇跳到地上，挺直身子，站在班長面前：『我要求參加上半班！』

班長猶豫了一會，說：『要能快跑呀！』

『我衝鋒的次數記也記不清了。這裏——』劉長勇撩起左袖管，指一指手腕上銅錢大的疤痕，『就是孟連長打壞一隻眼睛那回受的傷，我是緊跟在連長後面的。』

『你——』

『我老了，犧牲了也不要緊。』劉長勇搶着說。見班長祇着下唇不說話，他又補充了一句：『我的經驗多。』班長點了點頭。

王海根忽地鑽進來，插在中間：『報告班長！我要求參加上半班！』

班長搖搖頭：『你沒有打過仗。』

『做什麼總得有第一次的。我的家離大樹坡只有三十里地，就在西面。』王海根伸手往窗上指了一指，他的語音和食指都有點抖顫。不知怎麼，劉長勇忽然難過起來。

『集合！』那是值星班長的粗嗓子。破窗紙外面貼上一隻眼睛。

房裏響起槍上肩和腳步的聲音。班長劉仁弟第一個走出去。孫鐵賓在門旁把王海根擠了一下，拖着龐大的身影緊跟出去。劉長勇留在最後面，他四圍看了看，不會發見遺留什麼東西。在離開之前，他把那盞煤油燈吹熄了。

四

劉長勇跟着前面的黑影，彎下腰大步走着，有時小跑一陣。風灌進他的嘴，灌進他的肺，幾次忍不住想咳嗽，但他立即用舌頭抵住上顎，把咳嗽壓制下去。他登上一道斜坡，走了三五百米，前面那個黑影終於仆倒了。他緊跑了幾步，仆倒在那個人的旁邊，前面正好是一道土坎。

黑綽綽的天在移動，一顆星也不會露出來。劉長勇摸不清現在是什麼時候，只從滲人的寒氣判斷，總該過了子夜。他伏着，把槍平伸在土坎上，竭力凝視前方，前方是黑糊糊的一片，什麼也看不

清楚。

『媽的，急死人了。』伏在劉長勇右邊的王海根不耐煩了，低低罵了一聲。劉長勇立刻伸手捫住他的嘴，爬了兩步，用嘴堵住他的耳朵，嚴厲地說：『不許嚷！』

又過了約摸半個鐘頭。劉長勇的眼前突然一亮，他趕急又把頭低倒一些，從帽沿下望去，他看見就在距離三百米遠處，透出四點白光，在天空低處也出現了一道閃爍的光焰。那白光一亮一滅，又一亮，兩分鐘後眼前又全然黑了。劉長勇這才明白碉堡這一面有四個槍眼，碉堡還沒完成，頂子沒蓋起。

『那是換哨的還是解小手的呢？』劉長勇猜測着，而班長的聲音在他身旁響起來了：『散開些！』他往左移了兩步，右手指扣住槍機。

風小了一些。頭上露出幾顆星星。寒氣却越來越濃重了。劉長勇縮回手，在僵冷的手指上呵了口氣：『準到了拂曉時候了！』他想。

『拍！拍拍拍！』遠處什麼地方信號槍打響了。隨着是綿密的槍響。背後，班長發出攻擊的命令。劉長勇跳起身子，手端着槍，一直衝奔前去。他發現前面有兩個黑影：一個高大，一個矮小，那矮小的忽然斜着跑起來，插到他的左邊去了。『這冒失鬼！把目標弄得這麼大。』他暗暗着急，他想叫，但剛一張口就止住了。

迎面射來兩顆子彈，從身旁掠過。就打在後邊的地面上。不知誰還擊了一槍，碉堡上發出一道火星。突然間，碉堡的斜角吐出血紅的火舌：『咯咯，咯咯咯，咯咯咯咯……』劉長勇急忙仆倒，就在

同時，左前方有人『唷』了一聲，隨後發出一聲短促的呻吟就靜默了。劉長勇的心頭好像受了一下重擊，他想立即爬到那裏去，但猛烈的機槍火逼使他伏在原地。

機槍掃射了一陣，停止了。劉長勇雙肘着地，開始爬行，剛爬了兩步，就見一團東西蠕動過來，劉長勇迎上前，騰出右手把它擁過來，那個人正是王海根。他小聲地問：『傷在那裏？』

劉長勇的手被王海根拉到左腿上。他摸了一手暖濕的凝液。在他的手背上，那支火燙似的手抖顫着。他用最大的忍耐壓下憤怒，對王海根悄聲說：『往右邊下去！那邊火力弱。』

王海根的牙齒碰擊了兩下，沒有說話，抱住槍爬下去。

『一個同志受傷了！』劉長勇在心裏叫。他聞了聞左手，一股血腥味刺進他的鼻孔。像所有八路軍裏最勇敢的戰士那樣，一見到自己同志的血，他自己的血也會沸騰奔湧，劉長勇的血液流速增快了。他像一匹蜥蜴似地，向着機槍巢那個方向爬去。

他抑住呼吸爬行着，半仰起頭，眼睛發痛，彷彿眼珠要迸跳出來。他覺得全身發燒，有什麼東西在胸口內膨脹，要使他全身炸開。他解開上胸一個鈕扣，用牙齒從地上拔起一根草，把它嚼爛，然後輕輕吐掉。他往前緊爬了足有五十米遠，熟悉的機槍聲又逼使他停止了。這一回機槍是朝着他後面三十米遠處打的，子彈打他背上呼呼穿過。他雙眼像貓眼睛似地發亮，端穩槍，對準火舌處放了一槍。於是他眼前突然黑了，機槍聲中止了，碉堡裏隱約傳來騷動的聲音。

劉長勇衝過去。背後也傳來細碎的脚步聲。碉堡內擲出一顆手榴彈，在他面前四十米遠處爆炸了。接着是第二顆，第三顆，火力封住了碉堡。在火光中，他發現離碉堡只有七八十米遠了。

風靜止了。東方現出魚肚色，碉堡的輪廓逐漸清楚，遠處的槍聲已由稀疏變為零落了。

『繳槍不殺！』

『投降不殺！』

『不要受蔣介石欺騙，投到人民方面來吧！』

在左側的山頭上，送來一陣嘹亮的召喚。劉長勇也高聲喊了一句：『繳槍不殺！』

『投到人民方面來吧！』這是孫鐵賓打鑼似的吼聲。

零落的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全停止了。劉長勇聽見碉堡內發出一聲怯弱的聲音：『繳槍不殺嗎？』

『不殺！』劉長勇仰起半身回答。

『不投降是死，投降是生！』山頭上又送來嘹亮的召喚。

『我們繳槍！』劉長勇清楚地聽見山同一人發出的怯弱顫音。他一躍而起，衝到碉堡跟前，仰起頭吆喝：

『把槍交出來！』

一支槍托從堡牆上伸出，他抬手接住，猛力往下一拉，就撤到肩上。他忽然想起機槍，見碉堡不高，就喊了聲『別忙！』伸手攀住牆沿。

不知是牆高還是搭了兩支槍的緣故，雙臂還沒彎起，全身就墮下來了。他退後幾步，第二次縱身攀住牆沿的時候，只聽嘩啦一響，隔着牆頭，聽見孫鐵賓響亮的喝叫：『舉起手！』

『呵，他們進去了。』劉長勇一慌，兩手一軟，兩腳又墮落地上。他的耳內灌進一陣紛雜的嘈音，他趕緊曲着腰，繞着牆飛奔起來。

劉長勇跑到門跟前，正好碰着一個低頭垂手的人從門裏走出，黃軍衣上面濺着幾點黑血。緊接着又出來兩個，第四個才是持槍的班長，左右肩一共掛了三支步槍。那槍的樣式比普通步槍短一些，亮光光的，他偏頭一望，自己繳的那支也是同一式樣。他等班長離開門，正要往裏闖，門却給一個魁梧的人堵住了。那個人正是孫鐵賓，肩上赫然抗着一支烏油油的機槍！接着班上的同志都出來了，每個人都多了一支槍，每個人的前面都有一個抗着子彈箱的穿着黃軍服的人。

他走進碉堡，見牆角裏躺着一具屍體，他覆臥着，胸口處有一道血流，一頂鋼盔滾在頭旁。他撿起鋼盔，扣在灰軍帽上面。四圍看了看，再也沒有什麼可帶的軍用品，這才無可奈何地走離碉堡。

五

『誰？』聽見腳步聲從門外響過去又響過來，孟連長從炕沿站起，大聲地問。

『我。』隨着門簾飄起，劉長勇空着手走進來。

『啊，那麼多東西！』劉長勇一眼看到堆在牆邊的戰利品，叫了起來。但當他發現那挺機槍的時候，他的心痛了一下。

『多麼？還要繳滿他一倉庫呢！繳日本的沒繳够，拿美國的補上。』

『呵呵呵呵……』劉長勇快樂地大笑起來，以致大聲咳嗽了。

『你怎麼不睡覺呵？』

『白天睡不着。』劉長勇咳嗽着說：『我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睡不着，就跑到這兒來了。』

『我知道你是第一個衝上去的，五班長已經告訴我了。』

『我是讓你給寫上一封信。』

『寫信？』孟連長也有整兩晚沒睡覺了。回到村上，講話，點勝利品，派人送俘虜，忙着統計戰果，寫信給在醫院養病的指導員，忙了這一陣，實在疲勞得不成樣子了。

劉長勇一屁股坐倒在桌子橫頭的凳上，興緻勃勃地說：『我要告訴他們，我們打了一次勝仗。我這個做爸爸的總算沒有丟臉，打死了一匹黃鼠狼。』

孟連長受了感染，他又來了精神，他一步走到桌前坐下，提起筆，側着頭說：『你說吧。』

『貴兒，鳳兒！自從……噢，連長！你先把咱們這次繳獲和俘虜的總數統統寫上去吧！』

孟連長迅速地寫了幾行，抬起頭問：『還有呢？』

『你說我一顆子彈消滅了一個敵人！繳了一支美國槍——咳，可惜沒繳到機槍！』劉長勇拍了拍大腿，沮喪地搖了搖頭。一會，他猛地站起：『你告訴他們：下一次戰鬪，我一定繳它一挺！』

『好！繳他一倉庫！』孟連長擠一擠那隻好眼，笑了。

劉長勇却扶着桌子放聲大笑，房子裏滾動着他的快樂的笑聲。

一九四六·九月